



古汉语通假字汇释

刘锡明 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古汉语通假字汇释

刘锡明 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古汉字书写:叔 友
资 料:刘怡霖

古汉语通假字汇释

刘锡明 编著

刘锡明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沈阳市六〇六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24 字数:650千字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仲 哲 责任校对:辛 欣
封面设计:张 锴 版式设计:锡 昆

ISBN7-204-08006-8/G·1968

定价:68.00元

凡 例

一、本书广集古汉语通假字加以诠释。诠释以假借字立目。一字多通者，标出“(一)通”、“(二)通”等字样。

二、假借字的读音列于字右，以[]标出。多读音者，注音排列一般以主次为序；借假字的构字法、基本词义、词性等列读音之下；义项限于古代汉语范畴，本义列于最先并标“本义”二字。

三、本字注出读音，以与借假字对照，便于从语音角度了解通假字的类型。

四、释义条解释假借义。

五、释音条体例为：①判断假借字、本字的“音类”关系(音同通假，音近通假，音变通假)；②解说“音类”的具体内容；③注明假借字的读音。

六、释形条体例为：①判断假借字、本字的“形类”关系(同声旁形声字通假(同文通假)、形声字与声旁字通假(增文通假)、声旁字与形声字通假(省文通假)、异文通假)；②解说“形类”的具体内容；③解析假借字的字形。

七、为减省篇幅，例句一般只举一个；一字多通，且本字之间意义又少联系，需举例句以辨其意义差别者，酌列两例。

八、例句中的生僻字加注音，生难词语加释义，费解语句加译文。

九、例句中假借字下通加“·”。

我说通假字

……古人笔下写出千又数百个汉字通假字，从而造成了人类文字学史上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奇异，也留下了千古的迷离：孳生汉字的分歧是什么原因？或者是出于什么目的？抑或许是某种愿望的萌发？甚至竟是一种绝顶智慧的超前的追求？

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事实：省文通假字（笔划简化的通假字）的通同字几乎是增文通假字（笔划繁化的通假字）的三倍的数量，我们会不会将质疑的目光投向“古人写了别字”这种“无意识”论的历史性结论呢？怀疑将是我们思维的脚跟移向科学轨道的开始，它会给我们以机会去在正误、是非、优劣之间作再次的抉择……

古人“有意识的创写才产生了通假字”能不能成立？“创”的函义在这里是一种特殊的选择：语音的选择“同音”是最便捷的，字形的选择“偏旁”是最便捷的；“便捷”是最高标准，对作者对读者都是如此，于是通假字里面就有了一大批由“便捷”孕育出的“省文”通假字、同文通假字；还有一批“一身而多任”的“一字二通”、“一字三通”、“一字四通”直至“一字九通”（如辟通避、嬖、臂、僻、霹、譬、擗、闢、擘）、“一以当九”的通假字，实现了书写最大经济化的效果……我们今天还在做着古人做过而未做完的同一件事，不是吗？我们这一代注定完不成这个历史使命，汉字的优化本身就是不断向时间伸延的历史……

说通假字

“文言”是古代汉语的书面语，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它是古代汉语“语”、“文”分家的一种特殊存在；由“文言”再说到“古音通假”，那么，它算得上是“特殊”中之“特殊”，它是古代汉语中汉字的“形”、“义”分歧的一种特殊存在。在“古音通假”这个特殊领域中，汉字音、形、义三位一体被打破了，由于音同或音近这样一种关联，某些字被“造作”出来，另一些字则被“替代”了，这就是古代汉语中的两种“古音通假”。前一种，在汉代许慎的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中被这样界定：“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清代王引之解释说：“盖本无其字，而后假借他字，此谓造作文字之始也。”这是说“古音通假”是一种造字的方法，“通假造字”是许慎与王引之的共同看法。那么“假借”是怎样“造作”出字来呢？比如，在古代汉语中没有表示第一人称的本字，于是借用表示兵器的“我”字来表示，第一人称的“我”字出现了，兵器的“我”消失了，于是表示第一人称的“我”被“造作”出来；再比如，“治”、“汝”两字的本义都是水名，“治”在山西、河北，“汝”在湖北；在借用“治”表示“治理”之义，“汝”表示第二人称“你”之后，“治”、“汝”的水名本义消失了，于是“治理”之“治”，第二人称“你”之“汝”也就“造作”而出。这就是许慎讲的“假借”，王引之所说的“造作文字”。“古音通假”作为分析造字方法而归纳出来的一种名目，首用这一概念的不是许慎，在更早的《周礼》（《周礼》问世的年代历来歧说颇多，近人定为战国时期较确）中已经出现。到许慎的《说文解字》时，是将它同“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并列而六，统称“六书”。这种假借，说它“本无其字”已是以偏概全，说它是“造作文字之始”就不能不说是一种“谬断”。因为它解决“有声无字”这种“语”、“文”的矛盾的方法是假

借他字来完成的，这中间并未产生形体上的新字，“造作”之说也就无从谈起。表示兵器的“我”与表示第一人称的“我”的彼此消长，仅止于字义，确切地讲，这种现象仅是一种字义上的“孳乳”罢了。后一种“通假”，是一些字为另一些字“替代”了的特殊现象。既是“替代”，自然是“本有其字”这才能够“替代”。这种“替代”的唯一条件是“音近而通”，是音同或者音近字之间的“替代”。用王引之的说法是“往往本字见在，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古人用字实践着这种“音近而通”的办法，某一个字可以被另一个在字形、字义上毫不相关的音同或音近的字来替代，其结果便是一批通假字的产生。这种“古音通假”是一种用字上的分歧现象。

二

通假字的运用在古代汉语书面语中呈现出一种极为纷繁复杂的状况。

“时”，本义是一年四季的“季”。“时，四时也”。（《说文解字》）“时”又假借为“是”，指示代词，是“此、这”的意思。“率时（这些）农夫，播种百谷。”（《诗·周颂·意嘻》）

“柱”，本义是屋柱。“腐木不可以为柱”。（《汉书·成常纪》）柱又假借为“祝”，有“断、折断”之意。“强自取柱，弱自取束”。（《荀子·劝学》）

“时”通“是”，“柱”通“祝”，这是音同通假。再看音近的几个例子：

“贸”（mào）通“牟”（móu），如：商贾无所贸利。（《盐铁论》）“废”（fèi）通“发”（fā），如：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商君书》）“敦”（dūn）通“雕”（diāo），如：敦弓既坚。（《诗·大雅·行苇》）“姬”（jī）通“居”（jū），如：姬，将告立。（《列子·黄帝》）“爰”（yuán）通“曰”（yuē），如：金曰从革，土爰稼穡。（《书·洪范》）“贸”同“牟”，“废”同“发”，“敦”同“雕”，“姬”同“居”，“爰”同“曰”这是五组同声母的字，这些字称为“双声字”，双声通假，是音近通假的一种。

“昆”（kūn）通“混”（lùn），如：昆于黑，不知白。（《太玄·昆》）“敦”

(dūn)通“屯”(tún),如:车千乘,敦昆仑。(《礼记·礼乐志》)“掇”(duō)通“辍”(chuò),如:有时愁思不可掇。(苏舜钦《对酒》)“皇”(huáng)通“匡”(kuàng),如:周公东征,四国是皇。(《诗·邶风·破斧》)“仄”(zè)通“侧”(cè),如:仄闻屈原兮,自湛汨罗。(贾谊《吊屈原赋》)“昆”与“混”,“敦”与“屯”,“掇”与“辍”,“皇”与“匡”,“仄”与“侧”这是五组同韵母的字,这些字称为“叠韵字”,叠韵通假,是音近通假的又一种。

可以断言,今天以现代汉语语音系统为依据来判定双声和叠韵是不会完全符合古代汉语的实际情况的,因为作这种分析同语音系统的描述密不可分,而今、古语音系统之间由于历史的演进所产生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现代汉语中的双声和叠韵中的一些音近字,焉知它们在古代汉语中不是“同音字”?今天以现代汉语语音系统认定的双声通假和叠韵通假,焉知它们在古代汉语中不是“音同通假”?事实是我们以现代汉语语音确定下来的“音变”通假字中,在古代汉语中属同声,同韵,或同声韵的为数不少,如:苞通俘,割通害,而通能,物通魅,昔通错等等。自然,我们也不必武断地认为古代汉语中只存在“音同通假”,“音近通假”(双声通假、叠韵通假)是今天的名目。因为“音近而通”是古代汉语中字相通用的一条基本规律。《西门豹治邺》中有一句“弟子趣之”!《汉书·高帝纪》中有一句“填国家,吾不如肖何。”从意义上讲,这里的“趣”应当是“催促”之“促”;“填”应当是“安定”之“镇”。“趣”与“促”,“填”与“镇”的通假,按现代语音规范,都属音同通假(《辞海》:趣(一)qù(二)cù(三)qū;《现代汉语词典》:趣(一)qù(二)cù;《辞海》:填(一)tián(二)tiǎn(三)chén(四)zhèn(五)zhǐ;《现代汉语词典》:填 tián),而在古代汉语语音系统中,“趣”通“促”是同声的双声音近通假(二字均属齿音 21 清母,韵部则不同,“趣”归九侯部,“促”归十屋部);“填”通“镇”是同韵的叠韵音近通假(二字古韵同部,为二十一真部韵,声母则分属舌音八端母,舌音十定母)。“趣”通“促”、“填”通“镇”其实也还是“音近而通”这唯一的一条,由“音近”而“音同”的读音变

化是按现代汉语语音系统规范读音的结果。如果按古代汉语语音系统来作个简单的描述，这四个字的读音上的关联和变化便十分清楚了：“趣”(qù)，韵母是由“u”演变为“ü”的，声母则由“c”演变为“q”；在现代汉语语音系统中，“趣”、“促”于是同音，“趣”、“促”的通用，是“音同通假”；再看“填”(tián)、“镇”(zhèn)，韵母“an”与“en”都在上古韵部“真”部中，“填”、“镇”为同韵；声母“t”、“zh”的演变在唐宋时代的汉语声母系统中已见出些迹象，在三十六字母声系中，舌音之下是“端”(知)、透(撤)、定(澄)、泥(娘)、余(喻四)、章(照三)、昌(穿三)、船(三)、书(三)、禅。而“镇”归入“端”母，“填”归入定母，它们同属舌音，发音部位接近，发音方法相同，“t”、“zh”之间的演变也就容易理解了。这种演变的结果是使在古代汉语语音系统中因音近而通的“填”、“镇”变为在现代汉语语音系统中“声”、“韵”全相同的同音通假字。

从语音方面分析通假字，由这一特定的角度来揭示汉语古今语音系统演变的某些“变素”，从中能获得多方面的启示。古人用字上“音近而通”的习惯，摆脱文字形体的束缚，将语音与词义直接联系起来，反映出一种文字学的“重音轻形”的特别观念，表达着一种文字运用上的“化繁趋简”的愿望。通假中的“替代”这一类，“往往本字见在，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意之字”，似乎透出更多的信息，更能说明问题：弃本字不用而用通假字，除了求书写简便的理由之外不会有更符合事理的解释。这一点自然地让我们联想到“简化字”，看到汉字简化的一种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势。

在文字学史上，“古音通假”初具了理论的意义和规模，清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功当居首。他们建立起的“古音通假”的学说，将古代汉语的书面语当做有声语言来对待，从声求义，以语音通训诂，给了训诂学以更多的科学性。实践他们的理论，人们发展不少前人未发现的通假字，解决了前人未能解决的训诂疑难。《白虎通·封公侯篇》中，对“司空”加注道：“空尚主之，何况于实。”这是不知“通假”而强为之解的臆断。（现代著名语文学家杨树达先生依据

“声近而通”的“古音通假”规律,指出“空”即为“工”,“司空”即“司工”,这种官职是掌管工程的,始置于西周,春秋战国沿置,汉代改为大司空)《左传·昭公元年》一句:“不靖其能,其谁从之。”大注家杜预释道:“安静贤能,则众附从”。王引之以通假的规律指谬,认为“靖”解为“安静”“则文不成义矣”,“靖”当读为“旌”,是“有表章风劝之义”。他这样解释:“以六书之例求之,靖从青声,青从生声,旌亦从生声,故旌字得通作靖。”“古音通假”的理论的运用,在训诂学领域里无疑是添了新的工具和武器,不少疑难问题迎刃而解。

三

“古音通假”的纷繁复杂状况,还表现在字形这个方面。

“胞”的本义是胎衣。“善藏我儿胞”(《汉书·孝成赵皇后传》)“胞”又假借为“庖”,“厨师”的意思。“汤以胞人笼伊尹,秦以五羊皮笼百里奚。”(《庄子·庚桑楚》)胞通庖而代庖,这是一种单借字通假现象,一个字专一用来替代另一个字。

“矢”,本义是箭。“矢,弓弩矢也”。(《说文解字》)“矢”又假借为“誓”,发誓、盟誓之意。“之死矢靡它。”(《诗经·廊风·柏舟》)又假借为“施”,施行,“陈设”之意。“公矢鱼于棠。”(《春秋经·隐公五年》)又假借为“屎”,“粪便”之意。“倾之,三遗矢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矢通誓而代誓,通施而代施,通屎而代屎,这是另一种,是一种复借字通假现象,一个字可以用来替代多个字,而这些字之间是无任何关联的。

对“复借”这种通假现象没有全面的了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一旦不期而遇,极容易望文生义,免不了闹出“张冠李戴”的事。一字多通的“复借”本身就是一种书写的简化,所以通假字中这种“一身”而“二任”、“三任”、“四任”直至“有”字的七通,一个“有”字替代了友、佑、又、或、为、以、域七个字,完成了书写经济化的最大效果。

古汉语通假字,在形体上还有一个大族类,这是一个形声字的通假字群,它反映出“假借”和“形声”的密切关系。如果要将这个字

群加以分析辨类，自然应由分析形声字的偏旁结构入手，这样做的结果，将使古汉语中“形声通假”这方面的情况，变得清晰起来。几占通假字总量半数的“形声”通假字，按形声字的偏旁结构划分归类，使形声通假字各有所归，而古音通假的某些规律将被揭示得更加清晰，这对我们从总体上掌握通假字无疑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看这样一些通假字：

庵(ān)——奄(yǎn)，忽然；晦(yǎn)，日无光。

拔(bā)——跋(bá)，跋涉；跋扈。

倡(chāng)——猖(chāng)，狂妄，放肆；唱(chàng)，领唱。

澹(dàn)、(shàn)——贍(shàn)，充足，满足。

扼(è)——轭(è)，架在牲口脖子上的曲木。

放(fàng)、(fāng)——方(fāng)，逆；并(船)；仿(fǎng)，仿效。

概(gài)——慨(kǎi)，感慨；溉(gài)，洗涤。

捍(hàn)——悍(hàn)，强悍。

圾(jī)(jí)——岌(jí)，危险。

蕉(jiāo)(qiáo)——樵(qiáo)，柴薪；憔(qiáo)，憔悴。

这些通假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假借字和本字都是形声字，它们具有相同的偏旁——声旁。这是同声旁的形声字通假的一类。

还有一类是：

交(jiāo)——绞(jiǎo)，急，急切。

居(jū)——倨(jù)，傲慢；直；锯(jù)，锯子。

卷(juǎn)(quán)——倦(quán)，诚恳。

考(kǎo)——拷(kǎo)，拷打。

夸(kuā)(kuà)——跨(kuà)，兼有。

狂(kuáng)——逛(kuáng)，欺骗。

离(lí)——螭(chí)，传统中的无角龙。

厉(lì)——励(lì)，劝勉，鼓励。

曼(màn)——蔓(màn)，蔓延。

内(nèi)(nà)(ruì)——纳(nì), 结交, 放入; 柎(ruì), 榫头。

这类通假的特点是: 假借字是本字(形声字)的偏旁, 是声符, 这是声旁字与形声字通假。用声旁字“替代”形声字, 笔画减少了, 书写简省了, 书写的效率提高了, 这种通假字的实际运用应含孕着一个书写“趋简”的道理。这是一种省文通假。在形声通假字中, 居多的是这种省文通假, 就完全合乎事理了。较多的省文通假字的存在这样一种事实, 似乎还可以检验出关于通假字产生原因的“笔下误, 写别字”说法的简单化和偏颇。

第三类是增文通假:

邳(pī)——丕(pī), 大。

萁(qí)——其(qí), 句末语气词。

峤(qiáo)——乔(qiáo), 高。

确(què)——角(jué), 较量, 竞争。

任(rén)——壬(rén), 奸佞。

穉(sè)——嗇(sè), 吝惜。

赏(shǎng)——尚(shàng), 尊重。

伸(shēn)——申(shēn), 陈述, 表白。

潭(tán)(xún)——覃(tán), 深。

药(yào)——约(yuē), 束, 缠。

这种形声字与它的偏旁(声旁字)通假为数少得多, 因为这种增文通假造成书写上的反简归繁, 带来了行文的麻烦。

以字形别通假, 还有一种类型: 异文通假。这种通假也有相当的数量。在这里假借字与本字的联系仅是字音, 形体上则往往相去甚远。下面是“异文通假”的几例:

邮(yóu)——尤(yóu), 抱怨; 过失; 甚。

有(yǒu)——友(yǒu), 亲善; 友爱; 亲爱; 又(yòu), 连词。

於(yú)、(wū)——乌(wū), 乌鸦。

爰(yuán)——曰(yuē), 说。

在(zài)、(cái)——才(cái), 仅; 仅仅。

蚤(zǎo)——早(zǎo),早晨;事先;爪(zhǎo),指甲;爪子。

甄(zhēn)、(zhèn)——震(zhèn),震动。

祗(zhī)、(zhǐ)——只(zhǐ),仅;仅仅。

豸(zhì)——解(jiě),解决。

赘(zhuì)——缀(zhuì),连结,聚集。

四

阅读文言文,是定然要碰上通假字的问题的,这无法回避。如果对它不知不懂,它就要拦路。这个道理人们看得分明。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说过一句话:“不知通假者,不可与读古书。”话似乎过头了一些,却也语焉有中。试想,让一个“通假字盲”去读先秦两汉的古籍将会怎样?贾谊是西汉文章大家,一篇《论积贮疏》不足四百字的短文,用通假字十三处;晁错的《论贵粟疏》一文所用通假字,重复的不计,也有十二个。在先秦两汉文中,运用通假字是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唐宋以来,用字渐趋规范,通假现象逐渐减少,但不是停用,因此就出现了本字和假借字同时运用,同篇共存的特殊现象。苏轼的文章,写于前的已用了“暮”字,写于后的却又改“暮”作“莫”。

通假字一如任何其他事物,都有生有灭,这个生灭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直到进入上世纪初,民主革命战士林觉民的名文《与妻书》在用字上还有这样的字句: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如意,几家能彀(够)?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傍)汝,汝不必以无侣悲。中山先生那一篇亦悲亦壮,大气磅礴的《〈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序》,写于1921年,文中也还有“通假”的影子:吾党菁(精)华、滋可痛已(矣)、而予三十年前所主唱(倡)之三民主义等。所以,通假字的“生灭”,似乎是与“文言”相始终的。五四运动反了“文言”,那虽是古汉语通假字的一个“大限”,但狂澜之后尚有余波的漾动,所以通假现象并没在“五四运动”后戛然而止。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厚深邃让文言文有了巨大的时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主要载体的文言文如何能与中

古代文化分离？文言文要学，而识记一批通假字，掌握它的基本规律就成为必要的能力。

了解了古音通假的一般规律，阅读文言文，面对通假字，直接的问题是怎样辨析，也就是在阅读实践中怎样运用这些规律来解决问题，从而能够做到“改本字读之解之”，读通文章，弄懂文意。

怎样辨析通假字呢？下面分项说明。

一、推敲文意，以“意”会之。

推敲文意，目的是要准确而全面地掌握语句的意思。句意借字词来表达，字词受句意制约，句意构造出字词的语境。以意会之，是按语境求字词之义，这个词义便是字词的具体义或特定义，或把它称为与语境相切合的“语境义”。明确了“语境义”，然后再据此逐个审度，一一会之，查其与“语境义”是否相合。与语境义相吻合者，可断定不是通假字；与“语境义”相牴牾者，就可能是通假字了。

(一)1、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这是《孟子》中的一句话，句意是：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连亲戚都反对他；帮助他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都顺从他。“畔之”的“语境义”是“反对他”，这个意思符合全句之意，又与“顺之”（顺从他）形成反义呼应，合于行文的特点，但“畔”的本义是“田界”（畔，形声字，从田，半声），以“田界”之义会合“反对”的语境之义，意义相去甚远，此时，可初断“畔”为假借字。“畔”，假借字，本字为“叛”。“叛”，背叛，引伸为“反对”。

2、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贾谊《治安策》）这句话的意思是：天下诸侯没有背叛的心思，天子没有征讨的意愿。以“背叛”的语境义会到“倍畔”一词的本义，可知“倍畔”均为假借字，本字应为“背叛”。

(二)1、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此句的句意是：不给别人一丁点儿东西，不拿别人一丁点儿东西。“介”的语境义是“一点点”。“介”通“芥”，“芥”，小草，比喻义为“细微”。

2、如有一介臣。（《书·秦誓》）此句的句意是：如果有一个臣子。

“介”的语境义是量词“个”，“介”通“个”，“个”为本字。

以“意”会之，就是依“语境”“会”字义，从而判断某字是否是通假字，这种以“义”求本字的作法即前人所说“以意逆之而得其本字。”

二、辨析字音，以声求之

古音通假的基本规律是“音近而通”，假借字与本字的关系是音同或音近的替代，因而“以声求义”，根据语音来寻求本字便是最基本的方法，而定准读音也就成为“以声求义”的前提。这里所说的“声”只能是“今声”，是现代汉语读音。因为古今语音的差异，这种定音要考虑到下列情况：以古代汉语语音系统来论，假借字与本字在读音上只存在两种情况：音同或音近；以现代汉语语音系统来论，情况要复杂些：一是音同（古今音无变化），一是音近（双声、叠韵、其它有音变因素的），一是音异（古今读音发生变异）。在音近特别是音异这部分通假字中，用“以声求义”的方法来寻声求字，就未必那么准确了。读音变化是种障碍，会带来一些麻烦，这就要靠掌握一些古今语音系统的相关知识和规律来解决问题。

(一)1、今秦王怒，而僂(lù)相如于市。(王世贞《蔣相如完璧归赵论》)此句的句意是：如果秦王发怒，在市朝上杀掉相如。依据僂(lù)的读音，可找到僂的同音字：“戮”；“戮”的意思是“杀戮”，合乎语境。据此可认定“僂”是通假字，它的本字应当是“戮”。

2、僂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史记·商君列传》)此句的句意是：尽力从事农业生产，耕种、纺织以致获得粟米布帛多的，免除本人的劳役。依据“僂”的读音找到同意字“戮”；“戮”的意思是并力、尽力，合于语境意。“僂”为通假字，本字应当是“戮”。

(二)1、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入者，非意之也。(《礼记·礼运》)这句的句意是：所以圣贤之人能够把天下统一为一家，能够把中原地区统一于一人，并不是主观的谋虑。从“耐”的同音字中找不出合于语境的字来(奈、柰、鼐、彤、仞、襪、乃)，转而考虑“音近”之字，结合“语境义”来寻求，找到“耐”的音近(双声关系)

字“能”。耐通能，能是本字。

2、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容见也。（《淮南子·主术训》）此句的句意是：谋求衣食的办法，必须从耕种、纺织开始，这是万民所共见的。在排除了“容”的同音字之后，结合“语境义”找到“容”的音近字（叠韵关系）“公”。“公”为本字。

三、分析形声，声旁及之

“形声通假”，要从分析形声字的偏旁结构入手，确认其“声旁”，并以此联类推及，找出同声旁形声字通假，声旁字与形声字通假，形声字与声旁字通假这三类通假字的本字。这个内容前文已有较详细的叙述，这里再举几例来做参证。

1、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尝粹而来也；其去也，所恶未尝粹而往也。（《荀子·正名》）这句的意思是：大凡人获取东西，所想要的不曾有过一齐聚集而来的；舍弃东西，则厌恶的不曾会一齐聚集而离开。“粹”的语境义是“一齐聚集”，“粹”是形声字，从米，卒声，本义是纯净无杂质的米。从字义的不合语境上可断定“粹”为通假字，从“粹”的声旁“卒”联类同声旁形声字，同时结合语境义“一齐聚集”加以推及，可找到同声旁形声字“萃”。“粹”为通假字，本字为“萃”。

2、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欧阳修《秋声赋》）这句的意思是：百种的忧虑动摇他的心绪，万件的事物劳累他的形体。“感”的语境义是“动摇”，“感”是形声字，从心，咸声，本义是“感动”，不合语境，“感”可初断为通假字。但从同声旁形声字“憾”、“撼”、“憾”等字中找不到合境之字，可转而从“省文通假”角度加以连想，如“憾”（形声字，从心，感声，本义是遗憾，不快，不满）、“撼”（形声字，从手，感声，本义是摇动）等。其中“撼”字义合于语境，为“感”的本字。“感”通“撼”是省文通假，即声旁字“感”与形声字“撼”通假，“撼”为本字。

3、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收贤，废不宵。（《马王堆汉墓帛书·十六经·本伐》）句的意思是：所谓义就是要讨伐内乱，禁止暴行，起用贤能的人，废除不成材的人。“宵”的语境义是“类似、相

象”，“不宵”即“不相象”，引伸为“不成材”。“宵”是形声字，从“宀”，肖声，“宀”表示夜晚昏暗，宵的本义是“夜晚”，不合语境，“宵”暂断为通假字。在排除声旁字之后，从“增文通假”角度联系到“肖”。肖，形声字，从肉，小声，本义是相似，相像，合于语境。宵通肖，是增文通假，形声字与声旁字通假。

应当说，大部分通假字已被前人陆续发现并作出解释，他们解释通假字的一般体例是（一）甲通乙；（二）甲同乙；（三）甲当作乙；（四）甲读为乙，等等。利用前人研究的成果，对常用的一批通假字认真加以识记并在阅读实践中加以运用，这是一项学习文言文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这种识记如能在了解通假字的某些规律，从通假字的音、形、义等方面全面地予以掌握之下进行，自然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学习效果。

刘锡明

2004年5月